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四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王路

繪圖監生臣董椿

圖書編卷四十七

陝西三邊四鎮總叙

明 章潢 撰

陝西三邊列鎮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黃甫川至定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横城二百七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内邊墻外悉爲河套套長幾二千里横自墻距河

遠八九百里近二百里惟黄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娘娘灘羊圈子渡口冬水涸敵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衆自坪或灘或渡口入套每遣零騎伏林逐草往來不絶是以套中無歲無敵由横地渡河而西為寧夏鎮城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後敵時住牧警報屢至由鎮城渡河東入靈州至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

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三十里洮州九百二十里皆在河內套衆秋由花馬池潰墻入山後及冬由靖虜衛踏氷入則臨鞏凉慶諸郡皆驛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敵土魯番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革咂章咂等族有番落酒泉浩亹之間環而居者皆其部也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二十里固原鎮一千三百里甘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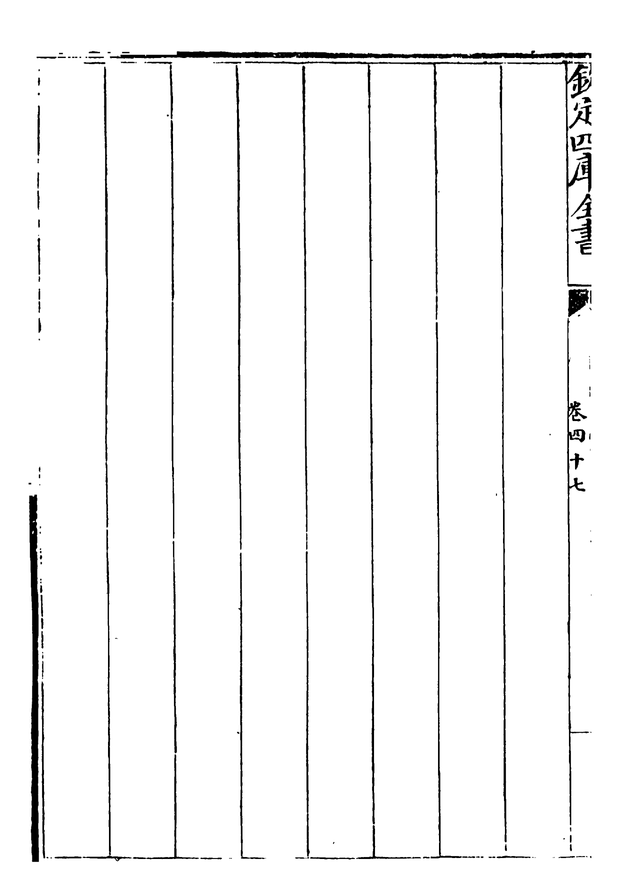
一千八百里通共五千六百餘里

陝西邊鎮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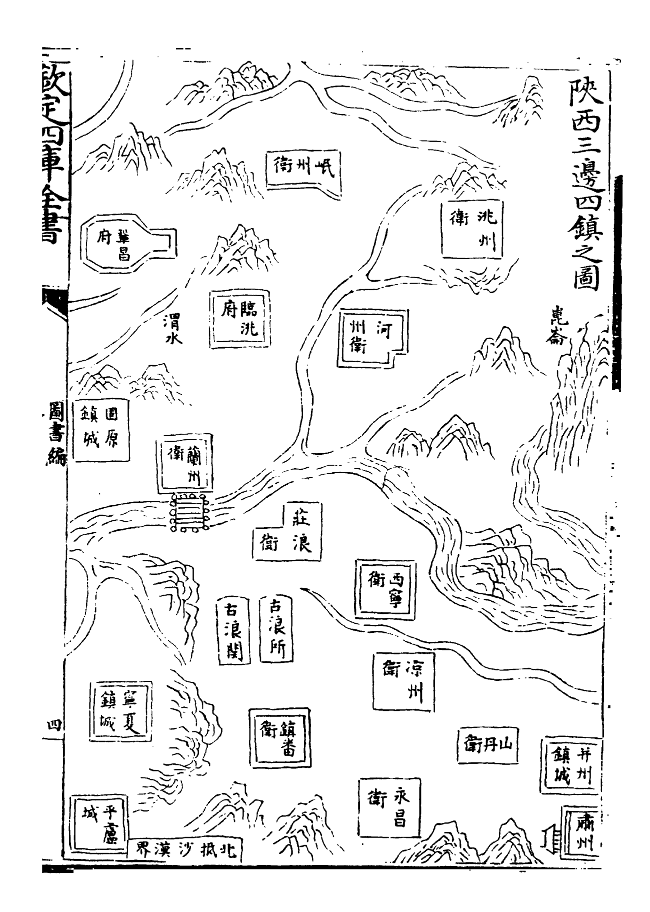
陝西三邊榆林最為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套衆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敵又無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虚歳及我出兵彼輒遁去徒費糧芻為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者

三受降城唐所築禦敵於河外中城南直朔方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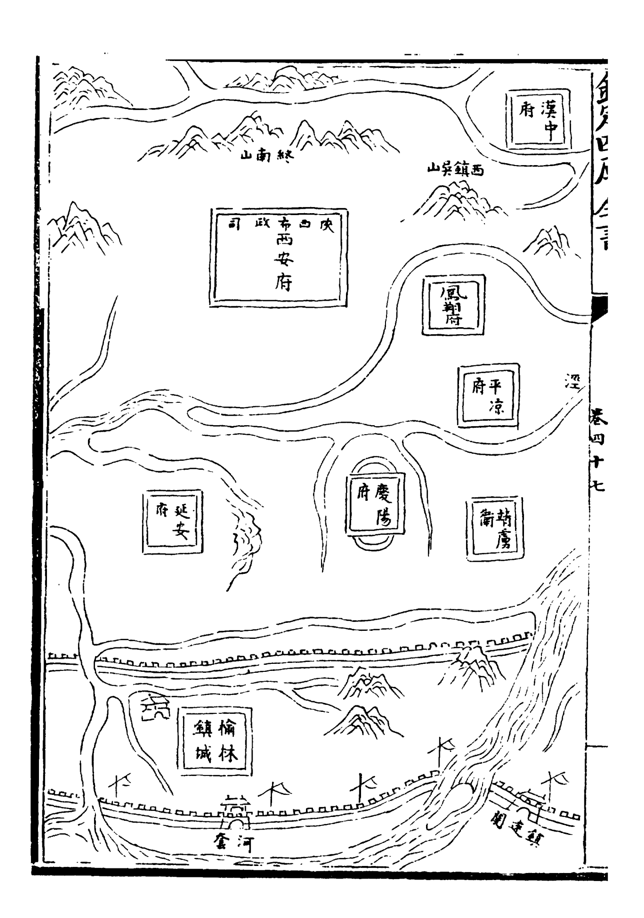
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疊相距各四百里又于
牛頭朝那北山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
山獵牧減鎮兵數萬



陝西三邊四鎮之圖



岷州衛
洮州衛
鞏昌府
臨洮府
渭水
河州衛
崑崙
固原鎮城
蘭州衛
莊浪衛
西寧衛
古浪關
古浪所
涼州衛
寧夏鎮城
鎮番衛
山丹衛
甘州鎮城
永昌衛
平虜城
北抵沙漠界
肅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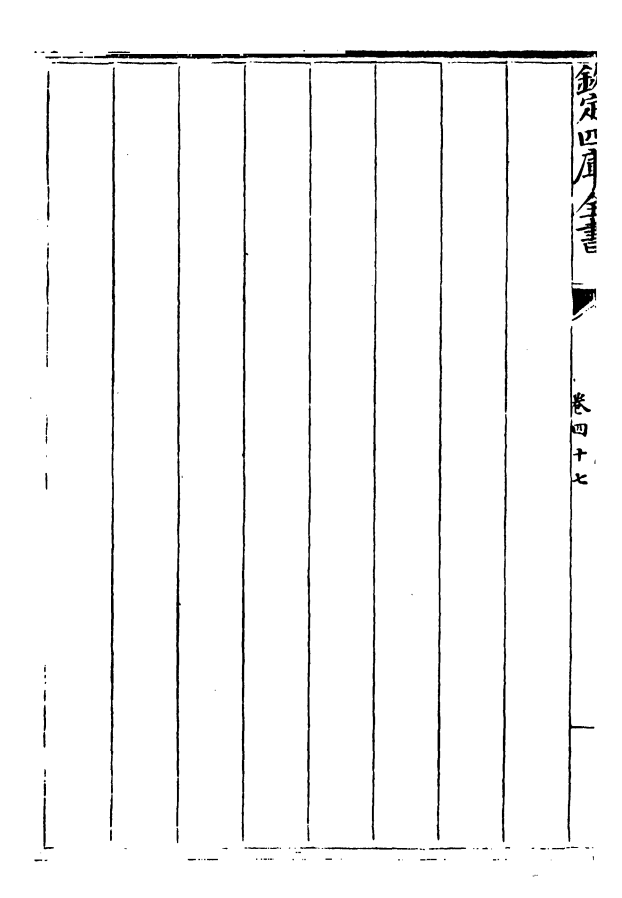
漢中府
終南山
西鎮吳山
陝西布政司
西安府
鳳翔府
平涼府
涇
延安府
慶陽府
靖虜衛
榆林鎮城
河套
鎮遠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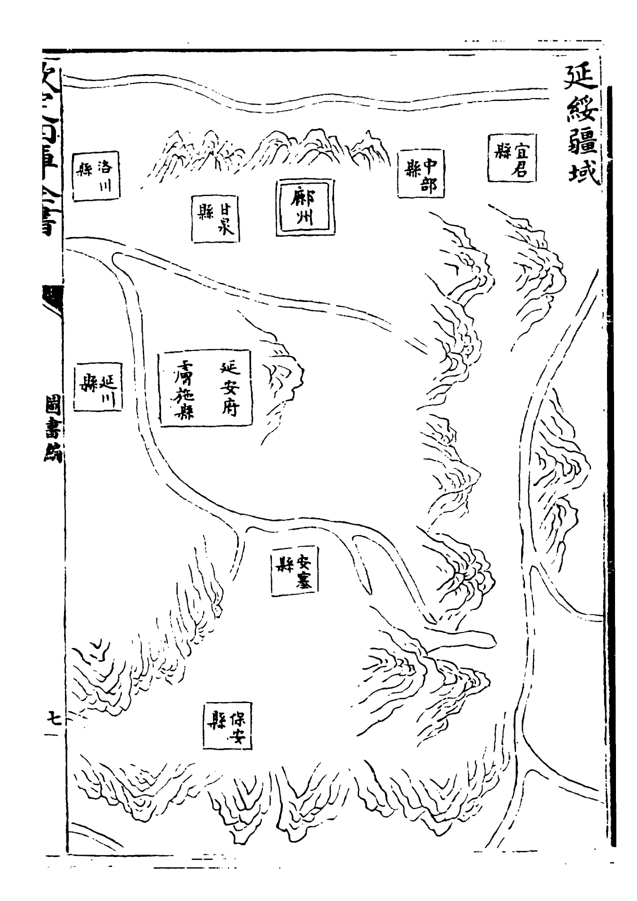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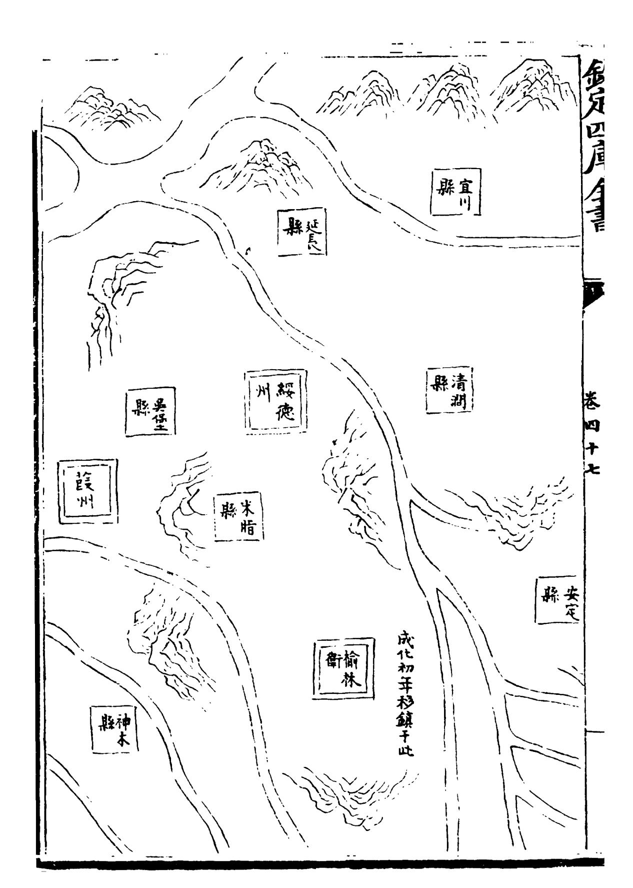
關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今監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漕

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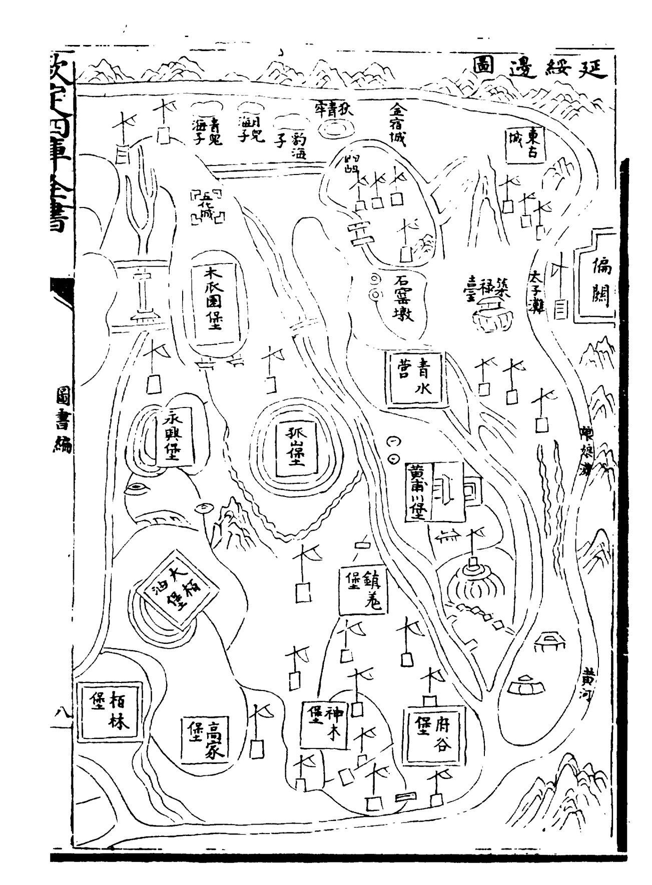
紓雖四方之物亦無不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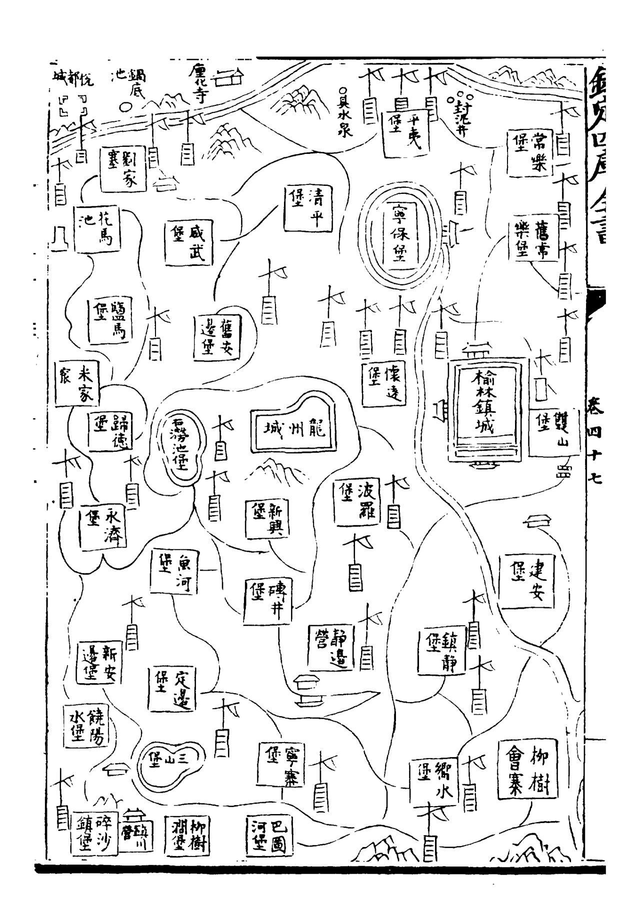



延綏疆域
宜君縣
中部縣
鄜州
甘泉縣
洛川縣
延安府
膚施縣
延川縣
安塞縣
保安縣


宜川縣
延長縣
清澗縣
綏德州
吳堡縣
葭州
米脂縣
安定縣
榆林衛
成化初年移鎮于此
神木縣

延綏邊圖


延綏邊圖
東古城
金宿城
狄青牢
豹海子
海兒子
青兒海子
五花城
木瓜園堡
石窑墩
築禄臺
太子灘
偏關
清水營
孤山堡
永興堡
黄甫川堡
娘娘灘
鎮羌堡
大柏油堡
黄河
柏林堡
高家堡
神木堡
府谷堡


鍋底池
平夷堡
封泥井
常樂堡
劉家塞
清平堡
寧保堡
花馬池
威武堡
舊常樂堡
舊安邊堡
懷遠堡
榆林鎮城
雙山堡
米家寨
歸德堡
石澇池堡
龍州城
波羅堡
新興堡
永濟堡
魚河堡
磚井堡
建安堡
靜邊營
鎮靜堡
新安邊堡
定邊堡
饒陽水堡
三山堡
寧塞堡
響水堡
柳樹會寨
碎沙鎮堡
鎮川營
柳樹澗堡
巴圖河堡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外夷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為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内向無復北走之人敵雖欲入誰為嚮導此實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奚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凉邊備東自黄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内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

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叅差不
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
反居其内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
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
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
臺稀踈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
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
那移庶幾可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

木石侯春暖土開併力與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嚮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猾堡移出嚮鈴塔白落城堡移出䞈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内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地界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窰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梁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

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揺振軍威矣從之

按嘗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敵人

出入如履平地自傳塘馳報收歛人畜之外一籌不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實有限年之例言之督撫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畧

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啟閉且轄東西二十五營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于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為六哨

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
事則廵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
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彼入寇
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所
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
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倍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
人乞令所司調停免買賠補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
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迄今未盡舉行

曾總督延綏邊墻疏

一曰固邊圉自古禦邊設險以為防項自大寧棄而東北撤其藩籬河套失而西北損其形勢中原之險漸失所恃矣往年調發之兵多增壘非無設險之謀也要之處之未盡其道與無險同邇者臣任山西巡撫提督鴈門等關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墻數百餘里總督右侍郎翁萬達督同總兵官周尚文等修築各該要害邊墻仰賴朝廷處置得宜傳聞彼處不敢

侵犯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今延綏一鎮外聯沙漠内蔽全陜山川形勝世稱雄鎮誠經制而守之豈復憂此一方耶臣於六月廵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墻創于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一人增坏土者一遇有警我軍難以憑藉此所以敵寇之來如履無人之境其弊正坐此也臣嘗計之延綏邊墻東自黄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

至龍州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起西抵定邊營計四百四十里實計應築邊墻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臣願以千五百里之地分為一十五段該每段墻百里每里築墻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女墻高四尺五寸内女墻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下濶五丈收頂四丈厚如之高幷垜墻共三丈上葢平房一間即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人矣自一里以至於百里皆然也但

於百里適中去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機築堡建營房三千間官廳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者副參游擊將軍也副參游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以守之於百里之中量築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臺窵遠大堡不足以容故此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闇門者二重門疊塹扃鑰完固通哨探出奇伏背於此門凡一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堡攻擊防禦之

事皆副叅遊擊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叚邊圉之畧也自第二叚以至第十五叚可類推矣大率百里之間為偏將者一為把總坐堡者各三為哨總中軍者五為管隊者六十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皆給馬以備應援加以守墻步兵四千人共七千餘人通千五百里而計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該一十萬六千八百餘人内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餘人而總攝之以撫鎮大臣則馬步

相無遠近聯絡有邊墻敵臺以為憑據有墩煌烽燧以為瞭望有堡寨營房以為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為攻擊又除墾田以修屯政以資衣食墻外一里復鑿一濠濠之深濶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即以築墻墻高池深零賊毋敢近邊脱有信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十數萬衆傳報營勢横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百里之間既有七千餘人又調墻左右者五十

里内馬兵援之可得官軍各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墻邊往来如斬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以數十里之墻計其垜口不過數千殆二三人而守一垜口其火器弓弩長短相雜更休迭應聲勢自爾百倍我軍居髙而有據敵人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度乎由是大將居中聞報策應更調鄰堡之兵或助勢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為兩翼之

勢出閭門之外敵不知其所攻矣盖敵之所恃者馬
我之高墻深池限隔之外衆人廣器制馭遠邇彼之
强馬弗能突矣賊之所恃者弓箭其發不過四五十
步我之神鎗飛礮連珠佛郎自高臨下發踈擊遠彼
之弓箭弗能抵矣又以逸而待勞無送往迎來之誚
以主而待客免東徵西調之擾備是數者必固之道
也或曰此墻一叚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内守墻官軍
俱來應援其勢順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右鄰之墻

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墻守兵須移矣凡居右者不可移補乎葢須補動移千里之衆而官軍之奔馳者皆鱗次而行不過百里且俱墻上往來一時即合一時即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曰邊墻僅支零賊難禦大敵臣曰難禦大敵者先日之邊墻也果實加高厚之工人致死守之力則金湯之形克壯而制禦之功自收今沿邊一帶小小村堡有人守之尚保無患而况於大邊塞乎

二曰議財用臣按邊圉一固其利溥矣然不一勞者不永逸今計修墻一段約地百里剷削板築工程浩繁除堡城舊有并新設者另行勘估外其敵臺百座每座連房繞以月墻各約該工料銀一百五十兩闇門二座連房并重門疊塹各銀一百兩以上墩臺闇門共銀一萬五千二百兩每里邊墻計長三百六十步折筭一百八十丈每十二丈作為一工每工連女墻折筭約高二丈零四寸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

五尺每工除火頭夫一十名淨用夫一百名每名每日計築高廣背一尺二寸墻高二尺四寸應築一十七日每日每夫行糧一升五合折銀一分五厘外加鹽菜銀一分共二分五厘連火頭一百一十名共筭行糧鹽菜銀二兩七錢五分計一十七日該銀四十六兩七錢五分是為一工每里通計一十五工該銀七百一兩二錢五分通百里計之共該銀七萬一百二十五兩其承委管土官員人役并各匠役廪給賞

犒等費不下一千餘兩幷墩臺平房閘門等項工料之費通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五兩東西邊墻延長一千五百餘里內除天溝險陷幷挑壕外實該一千四百四十餘里通計工料糧賞大約用銀一百二十四萬三千八十兩加以架梁官軍一萬二千員名馬三千匹糧料草費大約三工須銀一十四萬兩通前共計銀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十兩則金城湯池之險可永頼矣此其大畧也通前工程中間舊址可因

險阻當依者其費宜省土雜沙鹻工涉遠難者其費宜增又在承委官員臨時盈縮其數也如蒙乞敕該部通查議處先濟第一段工程之費其餘陸續發付該鎮給濟工完查勘造冊奏繳若曰財用不敷難興大役臣以為三秦因無此邊歲遭兵患延安慶環之間民物彫殘情實可憫以此較彼所費孰多况墻成而有人以守坐見久安長治之效否則邊境之患不息上下俱困其慮長矣

榆林總敘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敵輕騎入掠典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敵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敵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為充劇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墩堡勾連橫

截河套之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幷河南南陽衛潁上千戸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守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駐劄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叅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叅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征戰所向有功吏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彼時敵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亦以樵採圍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敵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産五穀不通貨賂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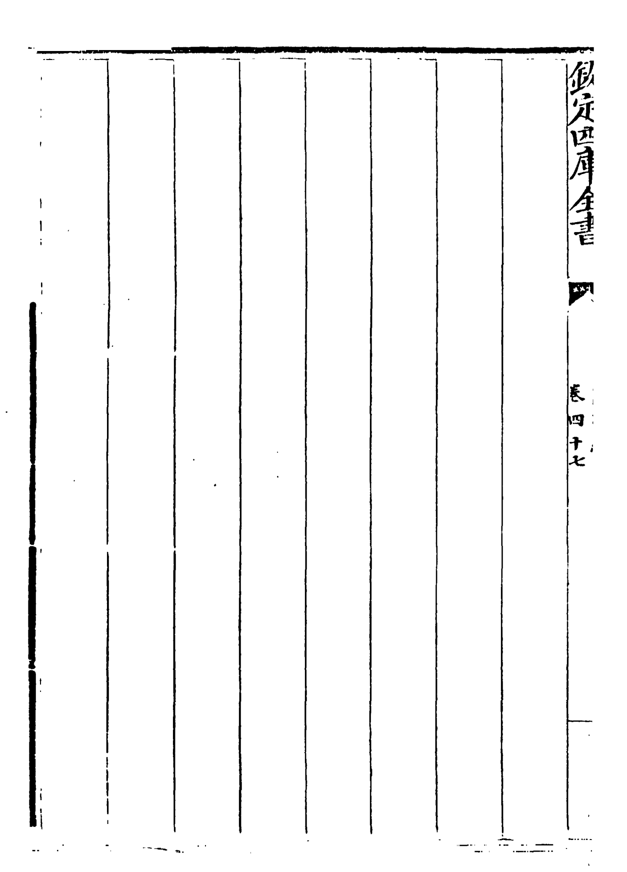
之税為抛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謡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内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懐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毒憚迺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敵人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容兵旣集日費益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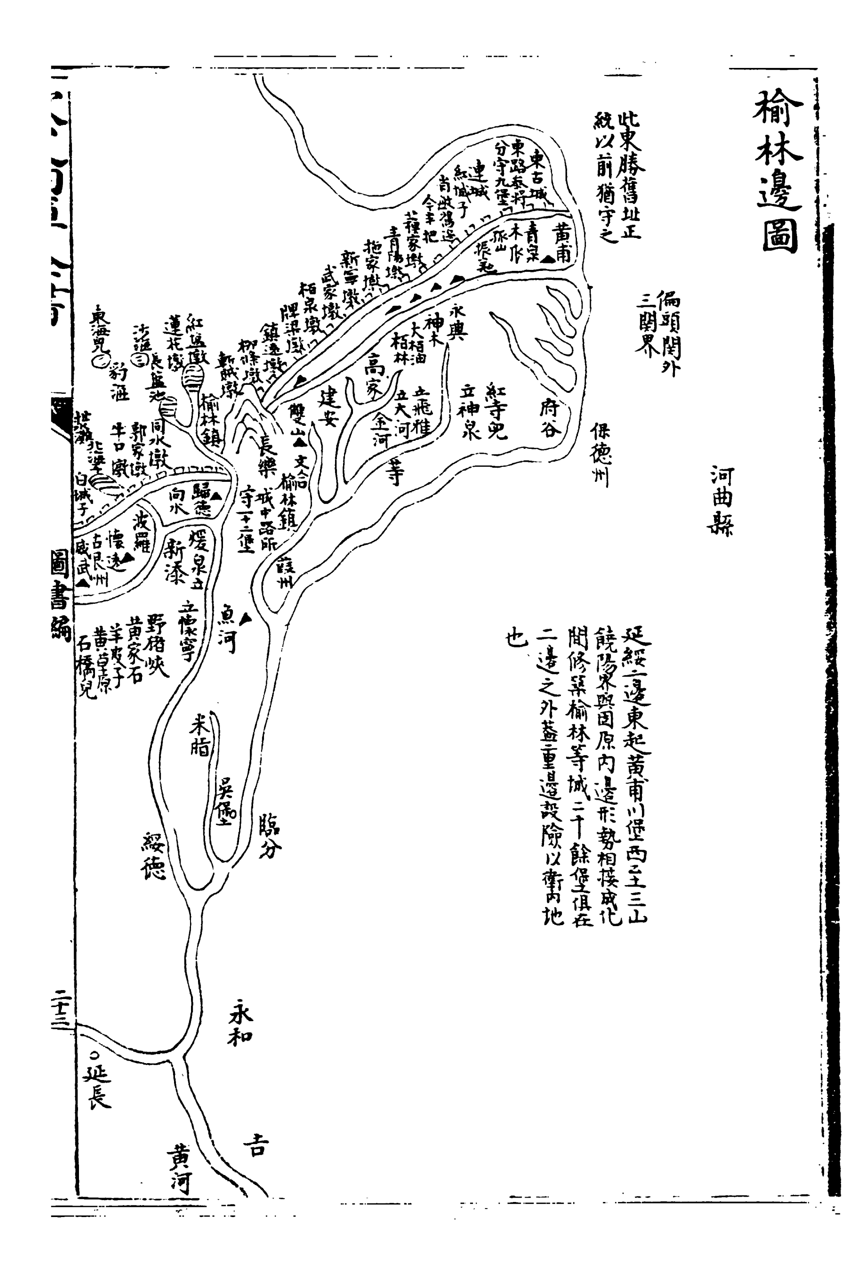
更以一軍駐河運之地則糧道阻絶不雨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貲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又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戸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今邊臣乞衣之不已乎

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黄河自陜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戸部官一員主之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戸部邊官無得挪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

請糧及內帑至則糧價正踊錙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横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敵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為衝劇築墻設險事有

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敵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患其弱糧他非所計也




榆林邊圖
此東勝舊址正統以前猶守之
偏頭關外三關界
延綏二邊東起黃甫川堡西至三山饒陽界與固原內邊形勢相接成化間修築榆林等城二十餘堡俱在二邊之外蓋重邊設險以衛內地也
黃甫
青泉
木瓜
孤山
東古城
東路叅將分守九堡
連城
神木
永興
柏林
高家
建安
雙山
長樂
榆林鎮
府谷
保德州
河曲縣
紅寺兒
神泉
金河
歸德
向水
波羅
懷遠
新添
魚河
米脂
吳堡
臨分
綏德
永和
延長
吉
黃河

交城子三營兒

濟農三部兵共約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延綏甘固宣大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戸書楊鼎上疏曰敖拉出住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黄河轉運為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

運糧草各貯水次沂流僱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議竟沮不行

榆林地之耕收藉於河套為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為敵人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遼雖設延左烽墩五六十延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揺志且負勇

常懐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糧役識者謂得百萬金

可充恢復之用矣

榆林總論

按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

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砦荒廢千里丘

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

難就緒向使其移鎮河湟逼逐套衆與此大役猶可

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

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敵騎長驅直闖内地其貽謀葢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榆林鎮總圖說

榆林遠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穹幕勢極衝險國初為榆林莊本綏德衛屯所巳巳之變東勝失守始築榆林城成化間套衆寇邊撫臣余子俊移延綏鎮於榆林莊置榆林衛當時建議若王翔楊琚諸人首以

築墻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為關隘藩籬計子俊因之起黄甫川抵定邊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為守邊警藉以少寧及弘治中火篩竊渡內訌吉囊俺答日甚而延綏之患滋不惟戰鬬之役歲無寧月而增戍供餉力將不支使天未悔禍順義不王何止蹂躪疆埸虔劉黎庶而延慶涇汾之區悉干戈戰鬬之場矣况由黄甫川而東永寧汾晉以及澤潞聲勢殊駁異哉頃款市二十年

餘一時肩事諸臣所為修築簡練之圖猶未能悉如前人之議以古準今何不逮之遠也慨自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曽維楊之計弗竟自是無復敢為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極邊多事之虞而徒屑屑于沿邊修築之務計莫下於此者愚以為乘此欵順責成當事無復因循若延慶之民多驍勇習見敵人敢與戰鬬選作土兵則盧祥之策可用也其土著中年髙有識者宣布恩德諭以禍福使之

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則當時朝宁之議可行也修築屯堡烽燧珠連簡戍卒置糧餉邊用充足使人樂于戰守則王忠肅之言可循也修此三者庶幾楊柳營烽靖榆塞馬閘河套其可圖乎是在謀國者考焉

榆林三路

榆林東路屬堡有九以一叅將領之駐神木東抵黄河西接鎮之高家堡適當河套之東南一墻之隔以

限中外無處非敵亦無地非寇路也舉其槩則黄甫川當大川墩之隘而清水營置鎮川墩之衝木瓜園之劉家梁孤山堡之守口俱以平川馳騁稱便鎮羌堡則龍王廟永興堡則丘家梁皆所必由之道也神木之入由安川等墩而栢油相林一自窯兒澗一自高樹梁無險可憑直入境内邊墻雖築浮沙易傾然則今日之計莫若選將練兵豐財足食倣昔日馬端肅榆林之議以為自完之計若恃款而忘備恐一墻

之限與敵共之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榆林中路屬之鎮城領堡一十又一在鎮之東者有高家建安雙山常樂四堡鎮之西有嚮水波羅懐遠威武清平五堡而歸德魚河則在鎮之南然實當河套之正中舊鎮在綏徳余肅敏遷出榆林一時物議沸騰謂肅敏此舉窮詹荒廢千里丘墟浮沙築墻終難就緒至今榆林城孤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

千綏德藩籬竟失鎻鑰敵騎長驅直闖内地貽謀葢不審矣但榆林之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顧茲二十年邊境闇然無乃狃於忘戰也乎哉夫策榆林者無論修築惟剷削設險之法差可行耳别當遠圖則復套之議毋目為迂也榆林久宿重兵人飽豐餉材官騎士簡練有年茍得任事之將益務精强益修戰具俟彼寒盟即為復套之舉則摩囉歡有可敗者三程萬里之言不有明徵也哉奈之何不復天限中外之

險而僅以一墻平分漢界欲强敵之不為它日患恐未可坐而策也

榆林西路計十四堡自龍州城至鹽場堡中間若鎮靖靖邊寧塞巴圖永濟新舊安邊新興石勞池饒陽水以及定邊五百餘里俱係平川處處可掏墻而入最為要害誠莫險于榆林方肅敏之築榆林也置堡建墩稱為雄鎮邊氓藉庇者三十餘年後之議者遂謂其廹邊庭馬遂至棄花馬築新花馬矣棄安邊築

新安邊矣又入而築下馬關矣鎮以西巍然重屏廼頊頹棄致寇逼於門庭得無失策歟沿邊墩臺如昔人所議遺址猶存耿烈可續顧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歛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致使封疆漸委弁邊多故其為隱憂可勝言哉噫嘻自肅敏有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之議當時若李敏非之後人疵之無惑矣使今任事者乘今日之欵併力以復榆邊之舊他日有

不共花馬池連勢稱雄哉

寧夏總敘

寧夏亦朔方地也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於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為中國患今三邊既為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襟喉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益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為生成化以前敵患多在河西

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道矣所隷賀蘭山後敵人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荆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奥嚮石溝至花兒岔為二門花馬池一

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奥無
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内地村聚之民怠欲收保而無
由也嘗聞弘治以前敵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
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嚴戒出則解嚴
至氷泮後則不能復出入矣今敵渾脫飛渡數萬立
濟經年住套安為住牧逋逃教誘盡知我内地虛實
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
騎出没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

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旌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北人往牧套内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墻為主彼國依水草為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甘泉紅柳榆樹等巳圖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巳圖等處築墻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接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敵出入河套往來

甘凉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山前遂為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開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敵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茍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

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益八十里一何易也今敵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衆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論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蕃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浪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靖固各

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
賊絶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孳牧遍野糧價亦平但
內有麟濕墻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
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
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磦石隨風
刹落隨形壞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
掠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築横墻二道
以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
磦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
塹崖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墻堡一十六里八分自
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其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
北外有舊邊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
墻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地田荒蕪十
五年總制劉天和復修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
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横城大邊墻以截套
衆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

為固山口一十二處寛狹不等共止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墻三道今盡圮廢不修以致套衆時入搶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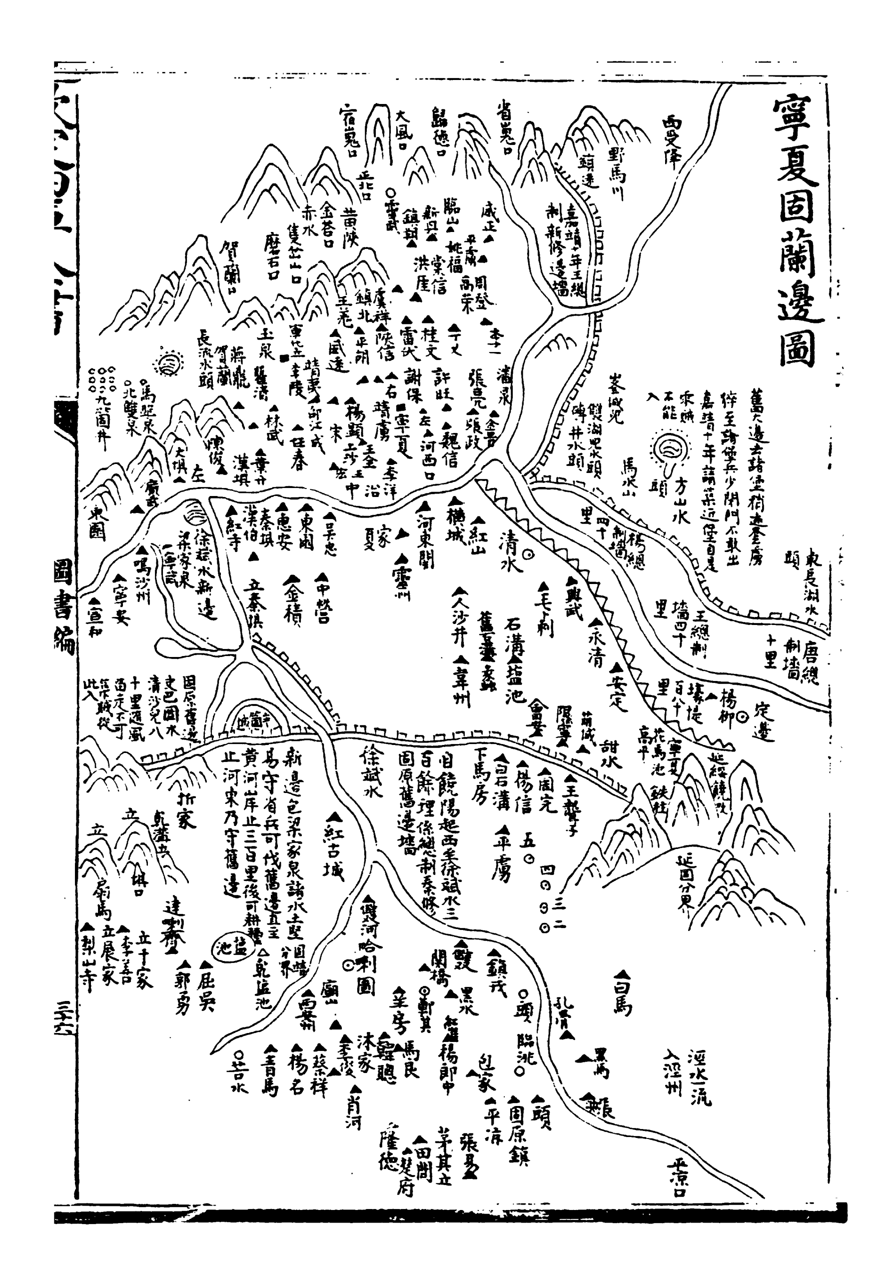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屯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幷平敵靈州興武韋州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竝列而環慶開城諸内地藉以藩籬未款之先議者患其株保於横城而花馬池之備屹然巨防也款市以來修築漸固而靈韋

鳴沙之間若堂與故經制在所綏馬平虜單弱中衛孤懸長顧者慮之稔矣通者次第修築若中衛之觀音口歷鎮關墩抵黃河百八十里葢已築有邊墻匪直捍中衛所以固廣武玊泉大壩之外局者計靡弗周而孤懸者有所藉平虜自賀蘭抵沙湖築墻置墩而打磑歸德諸口創建謹密則單弱者少有所恃矣唯是黑山鎮遠本我中原土宇棄為邊馬住牧之塲茍不思所以復之恐平虜之守固非所以戢寧鎮城

惠綏河東也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顧時詘而舉贏矣莫若乘今日之欵增兵以固平虜條以窺黒山鎮遠之復使平虜絶驂動之患鎮城免軼宕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畫歟籌邊者相勢以挨策毋玩時焉可也平虜城在寧鎮之北百二十里益鎮城之屏蔽也北當鎮遠打磑諸闗口之衝東當套衆浮河之擾西當汝箕大風小風歸德鎮北宿嵬黄硤諸口之警三面受敵要害稱最邇自賀蘭沙湖之邊築設戍置

墩而打礓歸德之隘修明烽遠堠居民視昔頗稱泰寧唯是逼臨套衆僅限一墻苟非修戰具作鋭氣恐終無以自保也昔人策疲乏之人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者亦蓄鋭於平日而賈勇於臨時耳矧與套為鄰之地素所習見誠能善鼓舞之即變起倉卒與不及還輳人不及施巧亦足以張空拳冒白刄彼榆林之輕生靖虜之驍健鎮番之敢戰獨何人哉守平虜者盡深長思之若夫黑山營鎮遠關

固所宜復議者又謂廢棄已久復于一旦恐為力不易愚以為不患二處之不復而患乎虜之不强乎衆之兵强二處之復當自有漸矣



寧夏固蘭邊圖
舊大邊去路堡稍遠墩虜猝至踏堡兵少閉門不敢出嘉靖十年請築近堡自足求救不能入
嘉靖十年王總制新修邊墻
野馬川
西受降
省嵬口
歸德口
大風口
宿嵬口
赤水
金塔口
黃峽
磨石口
賀蘭口
長流水頭
東長湖水頭
唐總制墻十里
王總制墻四十里
楊總制墻
方山水頭
馬水山
雙湖兒水頭
碑井水頭
定邊
楊柳
百八十里壕塹
興武
毛卜剌
永清
安定
石溝
鹽池
花馬池
甜水
清水
紅山
橫城
靈州
金積
中營
東園
惠安
秦埧
紅寺
漢伯
吳忠
立秦埧
寧安
鳴沙州
宣和
徐斌水
梁家泉
新邊包梁家泉諸水土堅固易守省兵可代舊邊直至黃河山岸止三百里後可耕種止河東乃守舊邊
自饒陽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係總制秦修固原舊邊墻
下馬房
楊信
固完
王都堡
平虜
紅古城
鹽池
乾鹽池
屈吳
郭勇
立十家
梨山寺
鎮戎
開城
黑水
臨洮
白馬
黑馬
頭
固原鎮
平涼
張易
隆德
田間
苦水
青馬
楊名
孫祥
沐家
馬良
楊郎中
包家
延固分界
涇水一流入涇州
平涼口

桃源泉
狼跑泉
小五眼泉
蒲胡兒
紅鹽兒
馬鞍山水
滾泉水
觀音洞水
舊寨
五眼井
石空寺
勝金
中衛
鎮虜
鎮靖
永康
莊浪界
大沙溝
大沙灘
神柱溝
草分溝
打磨溝
東樹溝
鹽場
金城
東關
蘭
西關
紅崖
郭城
史家
羅錢
趙家
黑虎
馮家
會寧
西鞏
什字川
燒灰
蘭州

寧夏鎮屬衛二所四營四堡一十有八備禦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匹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有零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餘束

固原鎮屬衛三所四營一堡一十五馬步官軍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馬一千六百七十三匹糧料一十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五石折色糧升折草銀一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兩年例銀五萬兩草三

十二萬八千一百三十七束布五萬七千九百零四匹棉花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四斤京運年例銀五萬兩

寧夏事宜

愚嘗因張鎣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考古驗今而有慨焉霍公韜奏議謂自陝西築為邊墻塹為溝渠尋秦漢故跡修復焉邊城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戎兵全陜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陜西沃壤

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餽運自然饒裕
愚謂今謀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徒令邊士終歲
脫巾枵腹致歎於米珠草桂也又按九邊圖論謂黃
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秋末皆可行舟若
沿河州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
又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
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
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

可用帝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方之有大江所宜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考閱古今訏謨遺跡而黄河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扼敵方册昭然柰何徒能行於昔而不能行於今徒付之話言而不能見諸行事令志士徒抱歎於千載之言

寧夏等衛圖説

寧夏等衛係鎮城東南去黄河三十里北至賀蘭百

二十里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所藉河山之力居多自今觀之夏秋之間河流洶湧天限東西且溝渠逶旋埂塀壁立邊馬馳騁之難自不能為地方患固也曾不知冬防則塞外之兵梯山斬關賀蘭之險與共之矣河套之敵踏氷四馳黄河之險與共之矣險未可恃而先時預防之策可不講與莫若乘此欵順責成任事之臣益務修守備沿河以防冬而烽燧明樹山木以塞隘而禁人伐通賊路口悉作

斥堠務成鞏固之勢又於鎮城所宿重兵夙稱驍健時加簡練使之足以當敵則地險可恃而人險尤可恃異日可無亡矢遺鏃之費可以坐制强敵矣
中衛左聯寧夏右通莊浪在先年為河西重地憶自套衆入寇盤據松山而東西瞭望遂致懸絶靖蘭之間始多故矣衛城孤懸寡援所恃者大河環繞夏秋可保無虞議者每喫緊于邊墻之築葢謂與强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近自觀音口歷鎮關墩直抵黄河

工久告竣在本鎮可以捍廣武玉泉大壩之墟在鄰鎮可以衛西安州紅古城海剌都之警守中衛者盍留意於培壘而守望不怠焉則長城屹立是所大造於玆土也豈淺鮮哉第聞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蘆溝兒墩五六十里之地邊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即傾易築土邊庶于地方有實效也守中衛者盍勉為之靈州在黄河之南六十里北抵横城紅山清水南抵萌城東抵磁窯寨興武營西南抵半個城幅幀千里

先時舊邊頻敝敵牧東山不無侵擾及新邊既築界限森嚴防禦縝密行者息於途耕者宿於野矣唯是年來清宴而東山一帶若鐵柱泉月臺等處孳畜繁殷恐有以動敵人伺取之念則先時備禦之圖不容緩也且其所屬諸堡逼臨敵幕散處河東山河之險既無憑藉敵之入寇亦無定所即使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猶恐蹈因循之夙弊而時或懈防然則今日之備靈州者可恃款而不嚴為之所

乎人又有言靈州之憂不在靈州而在諸堡不在諸堡而在横城何也横城失守則諸堡不可得而按堵矣然則畫靈州之策者當先于横城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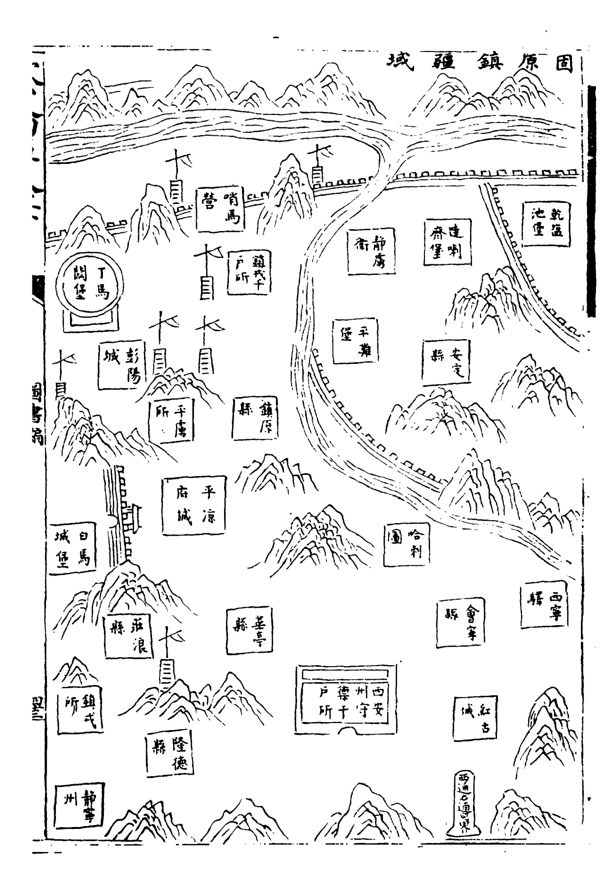
興武本漢朔方郡地與敵為鄰東至安定堡六十里至花馬池倍之西至茂巴拉三十里地惟沙磧城頗高廣未款之先盤據河套者每以貔貅之衆合力同心窺伺侵擾而我軍嚴防固圉一收歛之外野無所掠矣即欲深入恐分兵防禦勢有所阻况沿邊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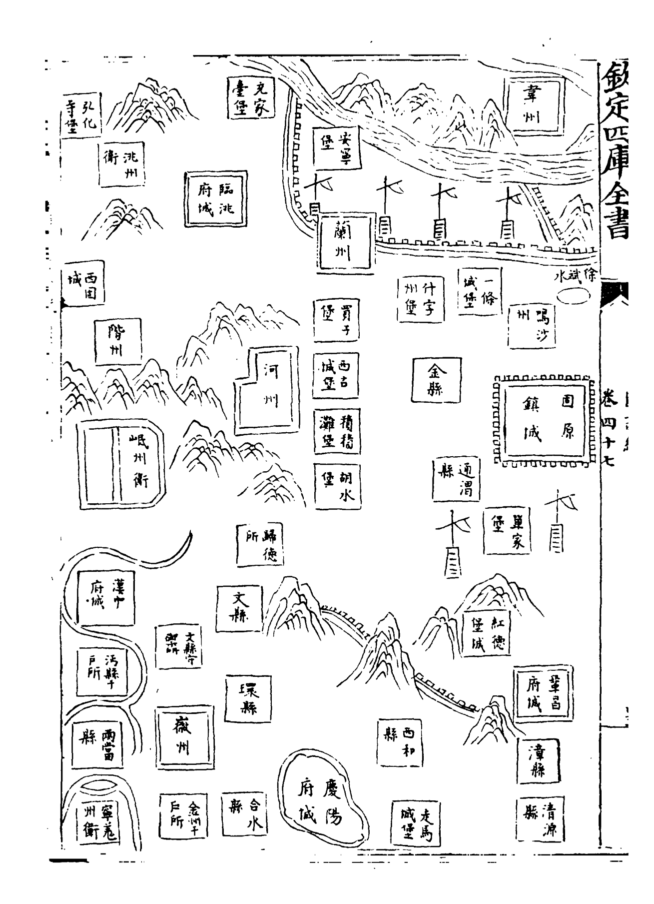
自横城至花馬池三百里間東有花馬池之兵西有靈州之兵俱是禦敵而興武居中近設遊擊使從此而簡戍卒修戰守專務富强豈惟資二處犄角之勢塞垣藉以寧謐矣噫嘻安得守國扞敵之臣與之共城郭封疆之寄也哉

花馬池漢朔方郡地在寧夏鎮黄河東南三百里許當河套之衝每歲秋防督臣之所駐劄設寧夏後衛馬西南去鐵柱泉九十里東與榆林定邊營接壤北

臨沙漠之墟城孤懸而寡援地荒僻而廣闊駿馬踰
邊長驅内地昔所恃者定邊迤西横城迤東長城為
之障蔽也年來入欵惟事修築高其培壘雉堞稱雄
即使背約寒盟苟能嚴明烽火遠為瞭望守之不有
餘乎乃議者謂秦築長城今且平漫而謂浮沙築墻
可恃鞏固哉慨自白圭搜套之議阻于王越而余子
俊修築邊垣之說先後相踵竟至邊墻虛費歲事秋
防勞師戍守猶恐不及幸今套衆歸盟亟宜責實任

事如定邊花馬池横城之邊所最重也而乾溝乾澗之墻不可輕也修矣而擇人守之則良將勁弩用守要害豈惟寧夏荷障鑰之固而固原亦藉扃鐍之嚴矣


固原鎮疆域
哨馬營
鎮戎千戶所
丁馬關堡
靖虜衛
達喇齊堡
乾鹽池堡
彭陽城
平虜所
鎮原縣
平灘堡
安定縣
平涼府城
白馬城堡
哈剌圖
莊浪縣
華亭縣
會寧縣
西寧驛
西安州守禦千戶所
鎮戎所
隆德縣
紅古城
靜寧州


克家臺堡
弘化寺堡
洮州衛
臨洮府城
安寧堡
蘭州
西固城
階州
河州
岷州衛
買子堡
西古城堡
積積灘堡
胡水堡
什字川堡
一條城堡
鳴沙州
金縣
固原鎮城
通渭縣
單家堡
歸德所
漢中府城
文縣
文縣守禦所
沔縣千戶所
環縣
徽州
兩當縣
寧羌州衛
金州千戶所
合水縣
慶陽府城
西和縣
走馬城堡
紅德城堡
鞏昌府城
漳縣
清源縣
徐斌水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衆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以陜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十四年和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隷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固原所轄則有黑水鎮戍平虜紅鼓板井彭陽等城西安州哈喇圖等營璟慶則有走馬川青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甘鹽池達喇齊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弘治十五年兵部議設總制于固原後總制皆駐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

固靖甘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以總制移鎮與寧夏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廵撫總兵提鎮總兵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葢力窄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黄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敵踏氷馳蹂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俟在氷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

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内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扺驗舊在固原萏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固原在寧夏之

南實沿邊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内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至西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為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𡚶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奥也東之于套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户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為門户門庭故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恭遊提兵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陜可恃以無憂矣

固原邊政總説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闢壤為隴西郡國朝混一寰宇建寧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

二十有三以綏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葢分陜之適中控制之上游也然黄河積石環於後嶓冡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敵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偉哉山河之固經制之備巳顧兹羌戎一則以招中羈其心一則以土著致其命胥戴中華傾心効順者固無間於彼此矣然蘭靖緊隣敵穴百步之内率皆强敵且當三秦門戶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

外患自瓚都襲居莽賫川漸逼内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掖之間生一敵國邊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强而失額頗多洮岷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且軍民逃亡以屯田則未墾歲時災侵以斂輸則為艱此俱時勢之未易調停而足食足兵之計設險扼塞之防亟宜蚤圖而不容少緩者也夫蘭靖衛夬北部稱藩則疆埸寧謐國家閒暇惟此時為然惟是抱罕西和之陬以及陰平武都之壤連帶蜀漢環拱諸羌

極目故封則冉駹白馬唐宋之吐番在焉虜誠豪舉
傑黠遮要而服屬之虞劉騷動豈直關隴而越巂松
潘之間又當備邊無已時矣若其絕禍萌銷永患惟
驅瑣都於原巢以斷右臂萬全之策焉

靖虜古會寧地國初設巡司統攝戍兵以防河東正
統二年始置衛列乾鹽池等四堡為安會藩籬東接
寧夏西界金城北抵沙漠地形逼臨敵境衝險甚矣
所恃者黃河天塹我易為防夏秋之間河水通流洪

濤為障惟冬春之交氷凍河結遂成坦途馳蹄而來無論一葦可航矣沿邊五百餘里隘口甚多畫地保疆兵分力弱如敵在正徳間由梁家泉分水嶺四犯臨鞏嘉靖間由氷溝雪山隘兩寇扇馬等原横行刼掠為患匪輕顧永安堡近設守備一員遠戍北塞以張犄角之勢外援内應鉅患其少弭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河套之敵不能入扼雪山氷溝之險則山後之敵不能侵似亦保障之策毋以款和為得計

也

蘭州古金城郡也國初為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一年肅藩移封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為州外通邊庭内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戸也分屯列戍置塞周防襟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氷結則中流天塹與敵共之一渡洪津便為内境機宜戰守豈與諸邊一律哉往者三冬沍寒遠借開城之戍轉輸跋涉亦稱勞費矣款和以來阻敵北山之外烽

燧晏閒疆埸肅謐供需踣頊減於往時此非款和之明效乎顧州城逼近河流北城一帶常苦衝圮礦徒鱗集境内逐利為奸外通邊謀中匿亡命今雖解散然利孔猶張覬覦未已而名掛罪籍則永作流人羣聚荒徼迩為敵用安内攘外此非一漸乎經制者不可不思預圖之也

河州漢枹罕縣地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為州洮水遶于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關屏蔽内外城寨相聯

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而遥然招番易馬制定覊縻藩籬既多跳梁無恐惟近年沙磧璫都諸酋渡河而南住牧近郊蠶食番族環河山畜産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漸至剥膚修守之計有不容緩者唯是積石之西隴龍溝口乃諸關之門户實通城之要衝于此建堡築臺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固關防併團聚番兵共圖保障聯絡歸德用戍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至若近議移鎮

掣兵以防衝突固為思患預防之道然勞民費餉關係匪輕似又不可不慎重也

歸德本西羌地也先漢擴疆為貴德州國朝建守禦千戸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為河州藩垣計也土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巘足以拒守形勝則有餘焉顧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既與諸番為伍密邇莽蒼復與强敵為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河州七百餘里鳥道攀縁驛程險阨北望湟中既阻洪河南去洮陽遠隔異域

兩地絶徼豈能捍禦故隴龍溝口議添守備扼險塞衝地利既得聲聯勢援輔車可成且招撫諸番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為先豈直歸德藉有比隣而河洮之保障亦固矣綢繆門戶堂奥自逸非經時之急務乎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國家因設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塞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内西番九十餘族領降金牌為符易馬以示羈縻雖叛服靡常

而輯寧亦易敵患則未之及也自萬歷辛巳間將吏弛防疆圉失守以致套衆擁衆搶番直抵城下殺我官軍大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懲敵遂憑陵封固巢穴莽賫川一帶乃成甌脫二百年藩籬之限於我啟疆年來徵兵益戍較昔頗密而敵居河內近在門庭况境内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爲難而生番中阻傳不及聞西垂重地孤危孰甚焉且海賊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之偵探乃自河州而入歸德

為道不特倍之敵疾馳飛渡速於風雨如往事者則寇在郊闗我猶坐待為患豈細故哉新築邊垣業已限隔中外憑城禦侮卒難侵暴然招撫生番餌以開中借彼耳目為我聲聞誠一舉兩得之效也噫生番之招徠在楊呇二土官土官之駕馭在本部之將領擇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洮之急務哉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國初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散

處於本境及靜寧泰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間其西番五十餘族輸年貢進以為羈縻之術天順間設守備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日益嚴密生熟番夷率多賔服無跳梁之虞第海賊渡河門庭致寇有不可一日而忘備者昔犢都入犯洮州境内震恐居民有荷擔之危今雖退住莽賚相距千有餘里然無限可恃倏忽憑陵即正德間海賊越洮州而東犯坐視殺掠莫能堵禦不可為殷監哉及

查永寧鎮平二堡地當險要增兵戍守亦足扼塞我防旣備兵患可弭此亦目前之計也

西固守禦千戶所亦羌戎故地國初置所隸岷州境內西番七十三族耕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以為屏蔽如南峪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由嶶岷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陜此形勢大較也第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釁惟當事者持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奸狡不悛則以兵

威壓之外屈其力內服其心來侵之患不禁而自輯矣今查本城官軍止一千三百有奇旣屬單弱而召募之衆半皆新附未必遽肯為我所用恐無事則披堅執銳甘餽餉之需有事則返旆倒戈無攻戰之勇亦勢所必至也徒虛名而鮮實用其邊防之大忌矣乎

階州周秦時氐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國初改階縣旋復為州西有白水江江之西南有西番二

十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壩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屏亦既周密矣再設分守叅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戶所經制不稱備哉在諸番則畏威慕義効順之誠無間遠邇供賦趨役如熟夷王挑牙者甚衆即生番祁尚等數千人咸輸誠納欵爭赴番廠以聽約束駸駸乎用夏變夷之道矣況長江天險扼塞有餘而兵馬强衆緩急可恃得人而守非久安長治之術耶

文縣古陰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

編戸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為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之地經制亦甚當矣以故諸番賔順罔敢携貳封疆不擾上下晏然但僻居西秦之末民俗半雜於羌氐執拗椎魯化導為難隴蜀分界之區亡命礦盜潛聚不逞思患預防之計竊勿以内地易治忽藪澤之奸萌焉

總論

按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為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種所藉河套自套失於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非所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墩五十六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諸邊鎮惟榆林最忠義每懷復套之憤志以時移漸委無事延綏邊西抵三山饒陽界與固原

相接榆林鎮戍而延綏警備綏矣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戍邊糜費止欲隔絶羌人以息其爭其謂斷匈奴右臂非訛之晝乃是宇宙一體之心而令無有知者

莊寧涼永邊圖


盧溝
東海
乾河
河南
白七立
古浪
白石立
寧遠
高古
姚家
毛家
水泉
金川
河東
河西
野豬
五顆
九墩
八墩
安遠
陳倉
梅家
黑水
蔡其
野麻
陳春
安寧
紅墻
朱家
黃家
石脂
新城
沙塘
草人立
新藏立
老漢立
靖遠立
李茂立
下沙立
馬圈
哈尔卜立
第四立
海賊帳房
鎮海
乾河
南川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舁召募官軍共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無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疋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舁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

名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四百一石有零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棉花七千四百六十四斤

凉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色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

兩三錢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
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
萬兩撫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
百六十四疋棉花八千四十五斤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
七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
糧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
十一石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十七束布九千

八百一十六疋棉花三千七百一十五斤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三百三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疋棉花三千一百五十一斤

五涼沿革附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州)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暠遷酒泉(今之肅州)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里今沒于狄)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西寧)號南涼唐呂温詩樓高望五涼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賦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徃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

唐韋蟾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

其為塞北之江南以此

按凉州各衛即五凉故地在漢為武威郡及甘肅一帶即漢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形勝峻險風氣强勁且多產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贍一方不必取辦中國故五凉與時會相終始元昊亦與宋相頡頏何嘗假給中土之餉餽哉自唐末失之吐番至我朝始復其故地置各衛以相聯屬獨燉煌在嘉峪關外棄與西番已失策矣議者且謂甘肅僻遠餽運殊艱宜併

棄之以保近塞豈特失險阻蹙疆土以羌與虜續匈
奴之右臂哉曾不思五涼與元昊其所以足國强兵
者必有在也即洮河金蘭内地率多遺羌雜居果得
良牧專責撫循庶乎生聚漸繁畜牧漸盛藉其人足
以捍邊廣其屯種足以實邊時其牧畜亦足資軍用
也何也昔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厩牧迄今猶頌
之苟曰不然地獨非五涼元昊之舊而充國毛仲何
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屬之總督莫若移

陜西撫院於臨洮幷撫綏河西各衛是亦一策也

莊浪要害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黒山是其外護鎮番為凉州永昌門戸六垻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在凉州數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洮河邊圖

湟水
西寧界
龍文
宗水
三巴
黃河
番族
溪哥鉛
通津
脫的
吹川
弘化寺
隴安
扶延
廓
北陽
羅家
銀川
積石
西小路
石門
馮家
踏白城
寧河
紅崖
河州
天政
燒老
界都城
積石軍
米羌城
青水
當標城
宿軍
修化城
錯金城
南安山
雪山
番族
黃山
冰山
積山
野龍河
蒙古崖站
番族
番族
連隆谷
通石
西施谷城
施移谷
九源寨
楊湯寨
疊
素
熱水
大黑
松平石
鎮羌
冰平
哈南
新
羅東
扶
鄧
番族
上中下三涵地
寧遠鎮

洮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一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舍人土兵民夫八百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九百六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千九百四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棉花三千三百斤

岷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

二千一百九十二匹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五百九十四石有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棉花一千三百二十二斤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

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
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
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
銀二千一十二兩五錢

經畧河西

河西地方寒苦人不樂居新舊軍人率多逃亡除莊
浪西寧路多難防其甘州凉鎮山丹肅州高臺鎮夷
古浪各衛所逃軍不由古路浪關不能東出自來惟

用武職千百戶等官把截凡有逃亡盡被賣放此後

或添設委廉謹文職一員給與巡撫衙門半印號簿

不拘公私商旅行人查對號單相同方許過關如有

賣放即令抵罪其西寧莊浪逃軍行令金城關河州

地方經該官員嚴加巡邏通行潼關以西巡司衙門

加意盤詰等因本部議得甘肅地方孤懸河外委的

極邊苦寒軍士逃亡數多相應議處覆奉欽依移咨

真定甘肅各巡撫都御史嚴行潼關金城關河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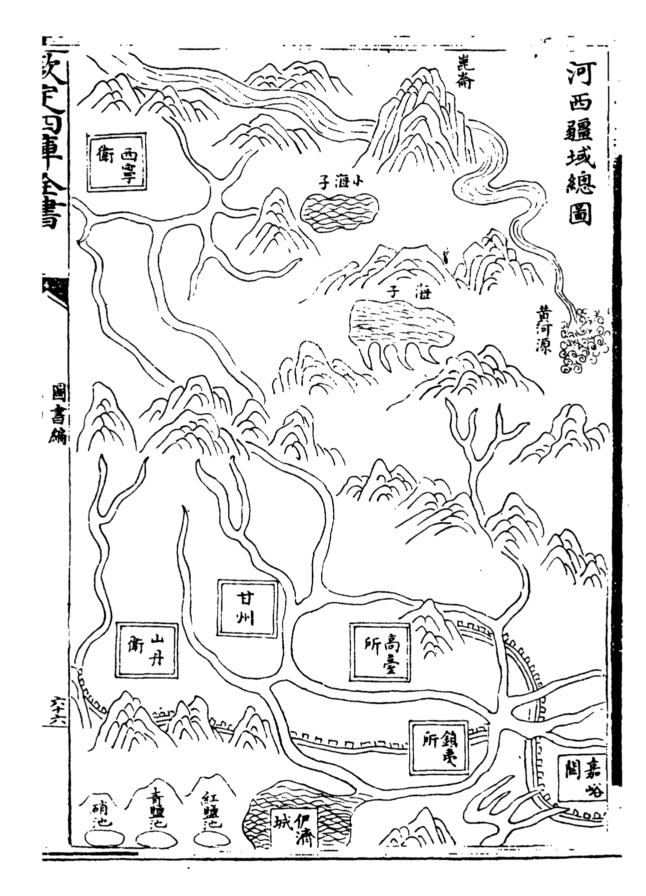
處地方經該官員嚴加把守盤詰審係逃軍即便取
供解回仍行總制撫按等官查勘古浪關應否添設
文職官員守關盤詰如果有益地方別無窒碍徑自
會議停當具奏施行若於事體人情有碍宜從寢閣
河西地方荒落居民鮮少牛羊不多番虜往來擄掠
不便近聞屯田人畜徧野若非烽火嚴明城堡近便
則耕牧人畜徒爾資寇當於要害處所設立墩臺每
處撥立壯軍五名給與器械雞犬遇賊入寇先令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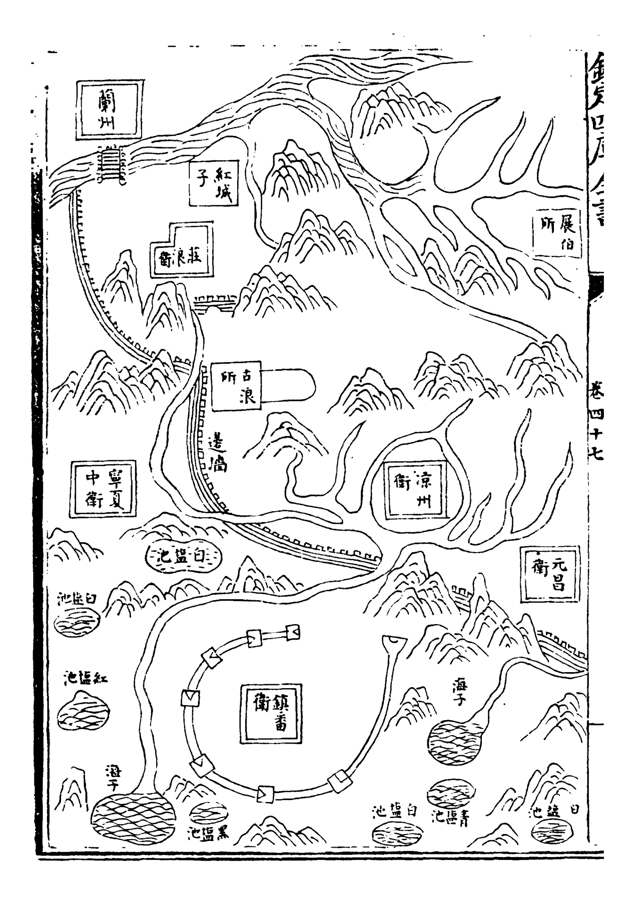
砲即令放火賊少則單砲單火賊衆則雙火雙砲大舉入寇則火砲不絶如此則未入境人畜已收耕牧無虞人自安生仍查莊浪東北岡子坂井廢墩應否復立以瞭望賊出没又當量地逺近多寡築城葢房以居屯軍給與火砲器械馬匹以便防守其沿途鋪舍墩堡務要增修完固以便商旅再查凉州扒沙山口地方應否立城差官防守以廣屯田等因本部覆議查得先該總制尚書唐題該本部會議得甘肅地

方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若因地肥饒所在五里或十里築堡一座堡制規模可容居人二三百家每堡近門築墩以便瞭望每堡四靣離堡三尺餘外築攔馬墻高一丈中挑墩堡深一丈濶五尺内築子毋墻高五尺厚三尺以避賊勢自西而東肅州起工堡大路兩旁中設井一眼或近水去處其築打堡墩事宜當模倣充國遺意合用稍把繩木一應器具為之備堡内居止造房木植聽本處巡撫官會同屯政官勘酌

地方賊情緩急量撥官軍架梁防護摘撥官軍雪山
採辦查撥屯軍拽送一堡完成一堡起工若人力有
餘器具完備聽其數堡並舉亦無妨碍要在因地遠
近以築堡因堡大小以召人不必拘定某處築幾堡
三五年間屯堡充實兵食皆足然後買馬給丁等因
已經通行欽遵去後本官具奏前因查與前議大畧
相同其稱莊浪東北岡子坂井廢墩應否復立凉州
扒沙山口地方應否立城差官防守但事在彼中合

行總制及撫按等將築墩堡事宜各督屬謀慮盡心
舉行務臻實效仍查勘岡子坂井廢墩即令設立扒
沙山口地方應否立城防守務要同心協力查出如
果有益地方便於屯政從長會議徑自具奏


河西疆域總圖
崑崙
西寧衛
小海子
海子
黃河源
甘州
山丹衛
高臺所
鎮夷所
嘉峪關
硝池
青鹽池
紅鹽池
伊濟城


蘭州
紅城子
莊浪衛
古浪所
展伯所
邊墻
寧夏中衛
涼州衛
永昌衛
白盐池
白盐池
紅盐池
鎮番衛
海子
海子
黑盐池
白盐池
青盐池
白盐池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葢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凉州為漢武威郡凉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沙州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漢燉煌郡地也與前四郡皆隷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

下河西廽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凉州岐而北三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沙漠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戍飭鬬具謹烽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

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為師法得矣木樵高樓也　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至于土魯番侵復之議至勤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敗亡畧盡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侵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為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

哈密昔為要區今為散地盛衰之會殊强弱之形異
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
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為乎當
緩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
夷人視之為竒貨以為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
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
令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為乎以為將遂
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為不能則

哈密猶舊也況閉關絶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齊勤蒙古安定察遜等衛亦皆中國藩蔽齊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為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圖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剌者延北逋寇盤據西海吞幷屬番為西南患往歲已許内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為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兵倐去倐來南番坐

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兵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衛喇特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祗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患祗云人心叵測而不知邉兵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邪矧以虚縻得實用借虜地為平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内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

殘破生聚難也朘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保墪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墪未充而便能實新墪者乎豈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賔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

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
事得以聨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
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
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遠涉若以省叅一官專
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例而移
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於
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
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

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葢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以年限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于塞而始償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邪舉其大者就所見緩急而已

甘肅山丹邊圖


大雪山
湟水
鹽池
靖安
河西
紅沙
西長城
新城
板橋
河清
清水
永安
永興
臨水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例銀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馬二千七百七十八匹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

十三石六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
十二兩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
萬四千一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
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匹屯糧料二萬
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
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
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

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棉花八千四百八十八斤毛襖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宜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

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人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官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溥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立西控吐蕃北隔沙漠南蔽羌戎歲縻邊費聱慄日持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為王者不容已之事必輙委棄而弗之理也

往時時番為藩彼猶有忌今大被殘戮率為所收臂指益多牙爪加利矣重以逋逥寄寓所在成聚一線阸途壅諸喉咽有物為梗喘息弗繼矣故嚴實政以屯田修農事以積穀相泉脉而鑿井不可一夕弗講也

桂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為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為沙漠南為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

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則棄之恐北部猝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地專倚水利近時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為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於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暘不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饑色又加以西夷北敵刼殺數次客兵土兵不時劄駐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

甘肅邊政總說

甘肅一鎮乃漢武所開河西四郡地隔絶羌人屏翰秦隴亦甚重矣國家畧地西陲止取武威張掖酒泉而燉煌外捐髙昌北割其土宇廣狹已非漢唐之舊雖姑臧湟中岐分南北而鎮羌硤石路僅一線咽喉易梗襟帶為疎其機宜不艱鉅哉國初置將屯兵稍次諸鎮而哈密安定諸衛環拱西南生熟諸羌布滿山谷其藩籬亦厚矣且凉永之北地多不毛故兵患稍稀自亦不剌竄居海上吞食羌戎始為厲階當時

經畫既詳敵旋收復葢自嘉靖辛酉以後幾復晏然矣貢欵以來中外熈如寰區樂業誠疆塲息肩之時也顧老酋羶忨諸羌規圖無併遂駕言迎佛狡焉啟疆彼既遺其種類我復樹其巢穴以致居者虎負行者梟張通套諸敵錯居四郡之間無復中外之隔守禦勞費撫犒紛出居恒已為不支唯是狠子野心終叵測也一旦寒盟患生肘腋藩籬既盡勢在剝膚譬之厝火未炎而燎原可待經營制禦豈得與諸邊同

軌哉及查該鎮額兵七萬有竒今止四萬餘耳說者欲補實逃亡增益戍卒而不知糧餉不繼戰守何裨無已則簡練在伍之兵聯束諸羌之部虛聲洞喝陰移海上之王庭多指羈縻明遏西行之谿逕然須責成任事之臣寛省拘擊之法鼓舞驍健培養黔黎所謂未雨綢繆無溺衣襦庶思患預防之畫與

甘肅各衛

莊浪漢允吾舊地南接金城北抵安遠邊之東則爲

黑山西北則黃羊等川為唐交河故壤瓚都諸部自
款貢始駐牧馬唯是強敵鱗集諸番蟻聚中通一線
之途是為內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凉五穀
不產鎮羌沙井之間水草俱限於邊外樵採為難惟
連城大通等堡北鄰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
然皆魯氏部落所居堡寨未修平多營窟茍責成而
整飭之亦可以資犄角之勢本衛屯稅僅八千增以
鹽糧民運并發內帑量入為出止可供無事之費然

官軍二千六百近增三百加之土軍一千則恃以待敵者兵可稱足糧餉其艱矣乎噫紅城之南逼臨古鄯敵潰邊而入馳不崇朝氷凍河堅無論湟中三川而蘭河內地爲必窺之境幸而守盟則此地獨安益土宇無幾耳敵人生心則塞咽喉以困甘肅出精騎以掠金城莊浪其先被兵焉未事先防之慮不可不深長思也

西寧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阻三

峽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西北地形漫衍守望寥濶生熟諸番布滿山谷無事為我藩籬有警亦能捍禦頗貪狠嗜利昧於遠圖自虜牧海上倠倠竊掠生事起釁無異盜邊之害西南當青海門戶為敵必窺歲時問遺互市調遣實孔道焉供應繁費士馬疲羸且當路要衝兵力寡弱潛消覬覦顯示周防非今日之急務乎碉伯當二峽之間四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浪通山徑阨阻勢難

飛度敵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東則硍伯可髙桃而卧矣獨北山諸羌為先零故種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近歲以來往往敗弱分地保疆業已懾服此外無他虞焉古鄯拔山帶河川谷平錯土漢雜居村落相望葢別一疆域也往時敵自黑山而馳穿莊浪北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為必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衝遂塞諸羌羈縻成俗遠邇晏然但土族繁衍不通禮教且路遠城市統攝難周强者蔑紀操戈弱者含寃受僇

事經官府則轉相疑畏吏胥為奸厮徒考索一開符牒如赴市曹往往自經溝瀆殆無虛日事關重大則逃入林莽莫可誰何以一城守武臣欲分理僻遠雜夷之衆必不能矣設官分職移易夷風今日之所最急焉但時詘舉贏時論所忌然殊方絶壤政教疏濶以千萬為羣貪戾之性恣其獷猂隱憂且深赤子弄兵不可不長慮之也

葢嘗考河湟之故墟遡海隅之多事古今殊跡畧亦

可陳國家經畧河西四郡未復髙昌北壘與敵共之則肩背既踈門庭漸逼獨敵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陲無異内地此一時也正德初頟布勒以得罪酋長扣關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闌入安定諸衛破亡一空青海之間始為敵有此首亂也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士不遺餘力遣將出兵共圖殄滅敵兵倏忽往來我亦師徒踣頓已已以後迤北數侵雖疆埸擾攘而海上𠇍脫漸徙歸巢葢自巳未諳達之犯餘種落

且盡矣此又一時也老酋悔旤奉貢稱藩玉門以
東悉偃兵革溪壑無厭狡焉啟疆本以併吞之謀駕
言徼佛之利擁衆西牧再據海陬我稍疑其非誠彼
詭託於衛喇特上下相信墮彼術中建寺請額遂為敵
創一不拔之基吁計亦左矣即今種類已繁巢穴又
固來者日衆去者無期無論湟中剥膚而關隴蜀漢
之間自是又生一敵國經制者似不得以夷狄相吞
長委之誠使後之論今無遺恨於額布勒之役西陲

其有瘳乎

古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爲全凉門戶耳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羊諸川衆敵環窺彼出此沒交相爲患最難控制然惟本地夾之栢林之山沮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黑松安遠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遥兵馬齊集一聞警報刻期應援亦不足自守顧孤城斗絶敵犯武威實稱孔道扼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爲之備然風

土硗寒人性剛勇以騎射為能以孳收為業野處岩居有前元之故俗鼓舞敵愾益不患無兵焉

凉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衆村寨壤接良田沃野生植殷繁温萃之景不輟於四時有内地之風焉故四郡稱鉅者凉州為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黒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於兩路之間安遠則駐都司依限更番防禦於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昌為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為之障隘益重鎮腹

心也敵難卒入我亦易守住自成化間防禦少疎連
遭刼掠居民逃匿始稱多事且内設營伍委而不守
如暖泉紅水扒沙盡為棄地東連莊浪速罕等堡守
望隔絶則賀蘭以西鎮番以北漢武故地悉甌脱焉
而中固蘭靖莊凉之間始無安枕之時良可恨也尋
討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竟未舉行
豈非以棄地不可卒復復之更難為守乎惟經國者
考焉

鎮番古姑臧縣地歧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益京
永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參將以壯彈
壓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谿之
隅馳驟易逞完壁為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隣
氷溝雪山之敵界前接山丹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
鎮為最且本城之北地多黄沙一遇狂風吹擁髙於
雉堞軍士負捶挖運月無虛日殆不減於征戍之苦
近挑壕築墻雖為障蔽而力役不息終為地方之累

但款貢以來虜志多在山南往來青海則莊浪永昌近為孔道而鎮番一隅烽燧晏然疆場寧謐不無今昔之異勢焉

永昌漢鸞鳥縣也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番夷成化間始為遊擊以備應援萬歷初罷遊擊為叅將官秩愈崇則聲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為重地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葢武威之上游焉顧地形平衍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

經之路山南黄城兒則又前元遺址水甘草茂牧養蕃息久為諸處孳牧之所寧遠子立塞外與敵為隣且自和欵以來海上多故敵馬交馳殆無虛日拒之則懼啟釁端容之則慮生他變其在今日伐謀之策備預為先制馭之機練兵為上懷永圖者不可不加意焉

山丹周秦為月氏地漢置删丹縣國初置衛設守備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衍守衛既屬難周尺籍半空

兵馬尤為單弱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聲援自易東去石硤八十餘里宛然天險形勢可恃試重鎮之襟喉也惜地里高寒又多沙磧市無土著野無田疇故設都司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素非慣戰雖充行伍徒具虛名上班則驅之雲屯下班則分之星散將視客舍多不樂居兵悍蕭條亦無固志平時守禦尚難臨敵折衝安望議者欲以班軍糧餉另募壯丁再設額官時加訓練則

人即為家家易為守官專其地地可輯寧治邊先圖或有在於是歟

甘州漢張掖郡地山川盤固形勝交合河西中會之區也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為之總轄兼命文武重臣為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所以制馭番虜屏翰秦隴者計甚周已然山川廣濶邊多要衝考之額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望不稱勞費哉年來置將屯兵分扼形勝故洪水之設遊

擊坐制南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敵之出入去來益前後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隘西創邊垣區畫詳明備禦嚴密巍然重鎮不啻虎豹在山矣顧士卒驕惰積於因循操練稍勤怨讟恣起操戈反刃甘蹈無將此不特疾視其長上已也駕馭拊循銷弭孚格以陰釋其隱憂而必折其奸宄非今日之急務乎

高臺漢樂涫縣地南番北敵防禦頗艱萬歷間易守

備而設遊擊可知時勢之難矣然白城之山顧於前黑河之水逮於後川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於斯顧自回夷殘破於嘉靖三年之後勁敵猾番暴掠無厭遂致沿山紅崖等堡一望蕭然幾失所守自款和以來邊境少寧人民占籍漸開可耕之田坐收稼穡之利地方繁富頓異往昔矣然當兩處之衝者則六壩朱家灣尤甚焉水塘湖係我內地而敵每盤窩往者一創套衆業已奪其方張之氣微杜漸固我腹心

非後事者所當兢兢乎

鎮夷漢酒泉地隋唐五代而宋未有建置止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城池置屯戍以遏兩處之衝天順間河水浸决城廓半已改易舊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干城矣但地里平衍控列黒河之外極當敵衝始設操守繼設守備兹立遊擊防禦亦漸嚴矣而兵僅千餘單弱如故且上之高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肅州則二百里而遥雖在封内緩急

不繼孤懸重地懐安攘者不可不留意焉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幀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在焉海衆在南衛喇特土魯番在西北諸夷環聚腹背肘掖悉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為甚往時經畧專在哈密葢恐其撤我藩阻絶貢道耳今時異勢殊西事業已寧謐獨欵敵往來兹地無異甌脫非窺截貢夷則剽掠番族乆而不已所謂隔越西域蹂躪封疆其

憂豈在土魯番下哉且徼塞之間近有流牧之衆別
無部長數數盜邊似宜議剿以杜蠶食嗟嗟西望嘉
峪則故壘猶存北眺西州而輿圖已遠疆埸既促控
制為難流聚巳繁羣謀不逞豺狼同室能伏爪牙齒
唾馮陵勢所必至實武備以壯干城固邊垣以分內
外邦流人以開貢道扼要害以樹聲援此四郡共憂
酒泉其尤急乎慮方隅者奈何不早圖之

總論

甘肅以西番戎相界北額布勒阿勒古斯寓居西海乃西寧西境西寧衛地方番帳凡千餘一十三大族番人漸以南徙中國茶馬之利大為減矣

西事畫餘

竊見甘肅一鎮星懸河外三面瀕邊守望勞費兼以糧餉不充士馬單弱如怯薄之人家鮮富厚外剥風霜内嬰痞塞北扁鵲倉公望而返走者也嘗揆時度勢考古證今有四失焉一曰形勢之未全也考之甘

肅即漢武所開河西四郡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將
兵至驅逐前元遂以次設甘州等衛所今按圖牒自
金城渡河西歷紅城子莊浪鎮六百里為武威郡地
凉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里至甘州為張掖郡地
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里至肅州為酒泉郡地
肅州西出嘉峪為沙瓜齊勤苦峪至哈密皆燉煌郡
地也今以嘉峪為限外立齊勤等四衛取藩屏焉自
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凉州岐而北二百餘

里為鎮番古湟中姑臧地而西寧西北又即西戎蒙古別種因地授官為罕都等四衛此河西形勢之大較也按漢書張騫謂烏孫本與月氐共在燉煌欲招令東居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烏孫以地遠不欲徙始置燉煌郡史稱隔絕南羌月氐單于失援即此是也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溫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為本業稍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

議元帝復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唐遂置西州及交河等縣按其地今賀蘭西北直抵鎮番又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羌西北有黃羊川口內為扒沙地多礦利美水草虜住牧徃來其間以透西海即棄壤也夫古稱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遮絕環固業與敵共之誠由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況鎮羌硤口南疆北塞遠不數武近繞跬步攻當塞反扼

我吭又安能制御南牧之敵哉所謂形勢之弱一失也二曰啟疆之失圖也國初置內屬番夷為罕都察遜安定罕端等衛北連哈密南隔諸羌河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徳四年額布勒以獲罪酋長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為應遂遺潰邊掠內地入西海破安定等衛諸番散亡因據其地南牧之漸此實屬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金獻民楊一清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為剿為撫不遺餘畫然竟不得其要領

議者至欲收哈密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衛拉特不知豺狼同室能保不噬咥藩籬坐守之人乎然亦不得已之策也幸逋寇為故主收復所遺無幾尋討故事嘉靖四年套衆自凉永大掠而入初收海寇也六年北敵阿勒古斯渡河由賀蘭山外入莊浪近境住牧八年入寇遂由鎮羌入西海與額布勒結親而回二十年諳達入嘉峪由鎮夷高臺犯甘州西門再收海寇也二十三年二月套衆襲高臺八垻十一月自

西海歸套三收海寇也二十五年犯凉州殺遊擊王勲四收海寇也是後海寇漸弱乞降悔罪我亦因其敗弱而棄之北敵別部亦無在海上住牧者三十八年諳達復由鎮羌入西海一犯凉永一犯西寧遂欲久住至四十年以中濕腫足而歸此未款之先北敵據海往來剽掠之擾但我扼其前沓伺其隙而當事諸臣重以腹心憂之是以彼誠不能安居無恐即海寇所遺且悉收之而東矣及和欵以來諳達自為迎

佛之舉時論以為厭兵及戀住不歸又架言復讐衛喇特我信而不疑彼乃建寺請額始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我曾不得以故壤別藩籬焉是昔也驅之令也餌之昔也慮門庭之寇今也忘肘腋之虞所謂啟疆之失又一失也三曰藩籬之漸撤也國家列鎮河西止防北敵為重其南番族部以茶馬羈縻之二百年來等於編戶且嘉峪之外凉永之北數百里無水草虜雖渡河踏氷而來不過倏忽出沒不能持久及諳

達有四海之行彼以新受國恩約束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犬吠之驚我既信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為難狼子野心漸生吞噬今日以盜馬名掠某番明日以垂馬名掠某族方虜掠而即講和既講和而即徼求已徼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蠶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憑陵因擾内地此不數十年諸番破亡畧盡不特失我歲額中馬絶塞孤垂將誰為之保疆乎所謂藩籬漸撤此又一失也四曰無併

之可虞也方諳達假道而西此彼住年經由舊轍今復為我受命之臣益難為拒絶矣及建寺請額遷延海上有謂老酋衰年厭兵崇信佛教者既失之其託言衛喇特住年擊殺諸酋長將規圖而報復焉此亦不知諳達者也海上水甘草茂漢初為匈奴故壤武帝始拓地置郡匈奴每懷思之至有祁連焉支之歌千古之下安知彼無興復故物之志乎但老酋新受封貢又當垂死之年勢不能據此他圖遂遺置部落及

子姪而去平居則為三穴之固有事則總諸部之雄
西南蠻夷自滇蜀外徼及武都金城地方數千里氐
羌君長悉可役屬近有傳羌中語曰指南來山川此
我家舊疆原非漢土其搶虜番族誘之曰爾不勝其
擾不如拔帳歸我諸番感戴國恩不忍棄去有言之
泣下者可以知其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敵
部者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敵畜牧在扒沙等川可
數千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産而獻方物者十之九

獨河以南隅於廹脇殘破服從尚少今漸圖渡河矣敵情豈遂已乎倘有陰山雄傑之鮮早安知不為强國耶吐番欽陵欲唐抜去十姓四鎮至要郭元振曰烏江黄河關源阻奥多厲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窺諸部也甘凉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敵進據腹心駸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為

殷鑒乎數年之後敵若生心無論諸蕃關隴蜀漢且剝膚矣所謂無併可虞此又一失也河西有此四失視諸邊利害豈止逕庭即欲振厲因循改易轍跡誠不知計之所出也然於難處之中不得已為曲處之術其得亦有四焉一曰分地之宜嚴也敵雖牧畜逐水草然亦各有定居今既稱藩保塞立有互市之所乃令其聚衆西牧如覊縻何流人歸去之後必明示約束各守境土倘鄰國有征伐師旅之事必行由敵

地不得匹馬踐我內土如云迎送佛僧焚修香火則數十騎足矣授餐紹介我任其勞無用多人何生得失苟襲故智我必併力堵截革其市賞虜果渝盟不妨破格議處調集兵食責成同心任事之臣不惑訛傳蜚語之誤使仗義執言伸其撻伐然名王酋長受國恩且三世矣豈為一二支部而反面耶必不然矣首厥者終亦曲膝請命如往年宣府獨石之役互有殺傷俶青竟不助一臂之力念茲同氣我因得罰服

而竣事益明鑒也庶幾一策也二曰共事之宜力也查得流來諸部有東部有套部東部屬宣大山西套部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督府也如各部同巢再有舉動或執拗恃衆而盤據不歸必共宣德意張弛操縱如馴擾虎豹服我穽檻或事機未諧勢必用威尤當異地同心不遺餘晝在本鎮則詰戎伐暴以張皇無赦之猷在别鎮則執訊獲醜以牽繫反顧之念進退狼損彼亦不敢狂逞茍以起釁自慮首鼠兩端不

闕同室之爭遂跡解紛之舉使狡焉啓其無忌憚之心似非河西一鎮之所能圖也是在廟堂之上一申明而聯束之是又一策也三曰伐謀之宜預也夫諸部西來俱言仇殺衛喇特且云侯套部濟農及東部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去冬以來聞齊哩克急於襲封事完則以送佛僧為名即來西海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茂刻期起行此雖道路流言而情形近的問之土人渡河西南為松茂諸番向稱殷富虜垂涎

非一日矣先來諸酋日以渡河為事率遷延不果如歹酋者又噭噭待哺之衆誠不知彼計所出今聞齊哩克使傳諭海上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搶掠蓋約之既來同舉耳信若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無論已來者驕横難制而方來者其憂益叵測也齊哩克偕酋婦寵受封爵方藉鈐束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遠出伐我外藩其宣布國恩阻其狡計又在宣大督撫專主之耳彼誠寢其西來之念則先事諸酋

亦難戀戀住海上我因幹旋携貳之是又一策也四

曰夷兵之宜倡也頃自諳達迎佛之後據海諸部日

以侵擾諸番為事及流人再來暴掠益甚諸番救死

扶傷無所控訴其間豈無黠傑豪舉之長與虜一相

當者緣敵以中國為恃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

積憤深怨非一日矣頃敵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

種之夷超距而從戎者至二千人其西寧南北諸番

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

屯聚掩襲歸途為諭一時驩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之兵衆可萬人即敵來無為也敵果不來此語亦傳聞彼中敵猜疑遅回者久之誠以諸番委敵我為懸示賞格且聨束附近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顧又陰傳諭敵中番且犀謀不逞我收恫喝相持之功泯其首事倡率之跡以夷禦夷是又一策也是四策者人人能言之非决勝萬全之畫但非此則他無所施矣况方堅欵貢我不

能張膽而起厲階彼讐比隣我難以稱兵而衛外番

補偏救敝如此而已矣然非蚤為之圖終難善後如

疾已在血脉腸胃間即鍼石酒醪所可及過此恐深

將不能理惟經制者留意焉

延綏所屬弁馬市部落數目

一枝濟農布色圖等兄弟四人

一枝明安台吉三千有餘

一枝濟農叔父東哨章圖哩台吉二千七百餘

一枝本巴實勒台吉貳千餘

一枝尼鼎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一枝達爾罕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賣馬部落

一枝切近黄台吉大男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一枝切近黄台吉姪男莽蘇爾台吉二千餘

一枝松山瓆都台吉五千餘

一枝西實喇克圖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一枝巴爾圖台吉五千餘

一枝巴圖爾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呼雅克圖卜台一千五百餘

一枝沙津達爾罕二千餘

已上四枝未聞過河

一枝克酬同男五百餘

一枝珍戳台吉同弟五千餘

一枝和爾齊同男三千餘

一枝阿巴台吉同弟二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套衆移住西海

一枝布色圖同弟一千餘

一枝塔哩雅齊三千餘

一枝察罕達哈塔布㐌二千餘

一枝章圖哩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達沁又名宰桑同姪四千餘

一枝黃台吉妻首領薩哈勒塔瑪噶恰一千餘

東海移住西海

一枝順義王同伊克黃台吉二千餘

已上共各部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九邊統論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

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

邊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内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

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任收鎮遠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敵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為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為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阨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為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修

築隠于占役而取數於荷戈夫糧餉則尅于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内屬威嚴諸邊效順外寧内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暗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溪壑何厭拜牲聚毒慮有潰决之虞土蠻垂涎恐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昊竟苦金元氣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懐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袽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此春秋意也

圖書編卷四十七